



通俗文藝叢書

紛糾

菡子著
東北書店印行

(小說)

85
51
2

卷四

817.63
516-7
2

通俗文藝叢書

紛 糾

著 子 茲

小 說



3 1761 6404 8

行印店書北東

目次

小來順子的大大死了.....	(一)
僱來的主人.....	(二)
曖昧.....	(五)
樓港的『人王』.....	(七)
糾紛.....	(一一)
一 禍根	
二 夜會	
三 告狀	

四 品商

五 叫街

六 憂愁

七 私訪

八 公議

圖圓酒

(三六)

小來順子的大大死了

樓港，是一個蹬在幾個小莊子當中的一簇齊的高莊子，住着一門樓。它正在兩山相接，遠望上去一個缺口的邊上，打那莊子的左邊山路進去，就通裏港，這裏港裏面到底是怎變樣的呢？一眼看總打不到底，往年鬧土匪的時候，那裏面可以時常聽見槍聲，人只要一走近通樓港的栗樹林，再通過樓港左邊的竹園，向裏港的路上伸出腳去，心裏就有點撲通撲通覺乎膽子也小了。

小來順子家也是樓港一門樓家的一個戶口，小來順子三歲就死了他大大，是被土匪嚇死的，可憐他家連小來順子就一共有六個人穿了孝鞋。『死鬼』入土了，來順媽就老捧着小順來子，坑着頭，眼睛上掛燈籠，動不動就噓噓的哭，來順的四個姐姐也陪着躲在一邊淌眼淚，一個好好的人家死了一個當家的男人，就好像用不着起鍋灶，活着也沒有什麼意味了。

過了些時，小來順子他媽才清醒些個，別人勸他說：『來順子的媽媽，人死如燈滅，是活不轉來的了，你儘哭管什麼用？』來順他大大還給你們留下幾塊地，能苦，日子



(南)

子總有得過的。小來順子他們姊妹五個就靠你挑他們的擔子了，你想想看，要是你也有個三長四短，叫這些娃子討飯也沒人帶頭，那你就對不起娃子，也對不起你那死鬼。」

，來順媽想想他的『死鬼』，想想留下的幾塊地，再看看三歲的小來順子長得怪『排場』，眼睛活龍活龍的，總算是樓家的一條根，也想好好苦，把小來順子帶到婆媳婦，幾個姑娘料理出門，就對得住『死鬼』，也對得住娃子了。祇是田裏自己長不出糧食來，自己單身人也苦不了，心想攪個合適的伙計，又怕僱不起，也怕沒有一個看着實實肯苦又精明能照顧家事的人，想來想去才想到劉二這個人。

僱來的主人

劉二從河南逃荒過來，有頭十年了，過來的時候，還是一個二十大幾的小伙子，正能苦，胳膊和小腿肚上的筋肉鼓鼓的，渾身是力氣，要僱伙計的人家都看中他，都說踩破了鞋子都找不到這樣的好漢，他不說能苦，還有一付好脾氣，手指頭伸在他的嘴裏都不敢咬的老實人，招呼做的生活，只有多做沒有少做，在那一家就把那一家當作自己家裏一樣，只巴望那家多收糧食，多發財，自己起早摸黑忙得汗淋淋，從來說過半句不如

寬的話，本來他就不多講話，只在高興的時候，哼兩句俚俚調。

小來順子大大死後的午季，劉二就來他家里上了，那是樓漢清的奶奶去和他商議的，說：『劉二，下季你上來順家幹吧，可憐他們寡婦幼子，一窩子的肉老鼠，正待着活命，就缺你這一個好伙計，你要能照顧照顧他們，留着那四五石種的田，把娃子領大了，人家不會忘記你的恩典的。』劉二也沒講工錢，點點頭就答允了，小來順子他也看見過的，一對活龍活龍的眼睛，叫人心裏歡喜他。到那裏都是苦，要把這娃子領大真能不忘情，將來要做衰了，有點把小毛病也有個安身處，要茶要水也有人服侍，比那些只買你的力氣，不講什麼情義的老板要強得多。

劉二一到樓家，就忙着把種田的傢具拾當拾當，替耙上添上兩個齒，重新按了兩把鑿刀柄，搓了幾根牛繩，房子也打掃了一遍，他這幾年一直在莊前莊後轉，來順家的田，沒有上工的時候，就塊塊都看過了，早就嘆着氣說過：『可憐這沒有一點毛邊的田，就讓他綸着長荒草了。』

往後，劉二真變成樓家的自家人似的。忙也是他，苦也是他，千金的重擔，他挑了一大半，日子怎樣難過，來順家的田地房產，沒有變賣一點，（那幾年賣田的可多着呢！）自己工錢也懶得算了，心裏想：自己總算是一個男子漢，又受了別人的託附，爲人在世，能讓別人念着劉二的好處，這名譽就不錯。他忙着一家幾口的糊口糧；另外

又苦些錢，替小來順子大大死下留的債也還清了，民國二十九年大災荒的時候，差一點餓死人，劉二也真是屈心待來順家，把腰裏從前自己幫工積的錢也撈出來買了口糧，一家幾口總算糊過去了，那個不說：『來順家要不虧劉二，恐怕樓港也沒有這戶人家了。』

新政權建立後，土匪毛賊一掃光，年成也還可，靠着四五石種子的底子，能苦能省，生活就望着過好了，把大姑娘二姑娘料理出了門，每個姑娘都賠了兩套新衣服，少不了還湊點紅木傢具，喜酒擺得也排場，吹鼓子伊伊拉拉的一吹，來吃酒的人可真熱鬧，劉二也笑開了嘴。

不曉得的人，以為劉二就是樓家當家的，真的，他和當家的有什麼不一樣呢？苦生活是他，撐門戶人情往來也是他，上街買賣東西也是他，樓家的事，大半有他作主，連趕集回來總少不了帶兩個燒餅給小來順子的習慣，也活像是小來順子大大的樣子。大家的心上，也不把劉二看做是小來順家的夥計了。樓漢清家老奶奶老是說：『人家劉二可真是天底下難找的好人，能苦哪，年青人要學學他，茶飯才不愁哪！』

自然，這個有良心的人也不是沒有自己的算盤的。

曖昧

劉二跟小來順子媽媽他們，自然是在一個大門裏睡覺的，單身男女的事情，真能不料到幾分變，慢慢的，莊子裏就有人說他們的閒話了，他們自己呢，也就像比人家矮三尺般的總是坑着頭走路，小來順子他媽更是這樣，過了幾個月，就簡直看不見她走出大門邊了。

天哪，你知道她怎麼樣？他已經壞了身子了呀！她少不了要怨恨自己，怨恨劉二，每天擔着一筆心事，三魂掉了兩魄似的。

她只要一露面，總覺乎有人在指指戳戳的偷偷地說：『肚子大了呀，作孽的！』或是說：『快活在前頭，吃苦在後頭呀！』一聽到這些，她就在那死重的腿拖得快些走開，又恨不得馬上有個地洞讓她鑽下去，有一趟她坐在門背後趁着門縫的亮光在替小來順補褲子，忽然看見西頭漢清媽對東頭寡婦說：『要養了，就是不要給二門裏的志清家拿到證據，要不，人命官司總有得出的。』可憐小來順子他媽聽到這些，身上就是一陣發寒，肚子直往下垂，好像娃子就要落地似的難受。

她時常在盤算着娃子總是不能留的，雖說是自己的親骨肉，可是想想不能叫『死鬼』和小來順子丟臉，更害怕的不要叫樓志清給攆出樓港去，『唉唉，天底下人多得很，可是那個曉得我寡婦的苦處呢？』她想着想着，夜夜做夢也是做着把一個才落地的孩子捏死的事情，可是總有些捨不得，她也就次次哭着醒過來。

那些日子真是過一天比一百年還長。

肚子痛了，她慢慢的搖到房裏去，把門關上，她又在淌眼淚，一頭哼着，一頭哭着訴着說：『可憐我那娃子呀，你這時生，你這時也就要死了，一巴掌大的天你也看不到呀！』

『有事難瞞四鄰』，她這邊肚痛，那邊早有人知道了，正是吃過晚飯一回兒，漢清他媽就跟幾個人躡手躡腳的聚在來順他媽的窗戶外瞧着，大家壓住氣一聲不響，就連來順家那隻獰豬也倚在牆拐上垂下了耳朵不動一動。聽見娃子哭了，大家把眼睛睜得骨溜圓透過窗戶格子望到裏面的地上去，只有來順他媽雙手卡住娃子的頸子一捏，娃子就不再哭了。

大家都回頭過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啞啞嘴，又都躡手躡腳的走散了，大家邊走邊說：『來順他媽可真狠心，下得下手的！』『下不下手又怎樣，娃子總不能留着的。』『要不是怕二門裏的，把娃子弄到半邊點也就算了！』……

不一回，又聽見來順家後門『呀』的一聲，劉二抱着死娃子提拿大鋸走了出來，他慢慢的走到後面山脚下去，把娃子埋在黃土裏了。

過了一年，來順他媽又生了第二個，娃子是照樣的捏死，別人也還是照樣的議論紛紛。兩下見面的時候，來順他媽總紮着個頭巾說不舒泰（不舒服的意思）。漢清媽他們雖說知道她的底細，可不好意思跟他說穿，只是勸她下勁的事少做，少受風寒。

樓港的『人王』

爲什麼來順媽他們這樣怕『二門裏的』呢？這怕不是沒有來由，樓志清欺侮孤寡的事情，歷來不少，就拿隔壁漢清他媽講，漢清他大大給他帶出去送了冤枉命，他回來就迫着漢清媽離了漢清這塊親骨肉馬上出嫁，他好從中撈筆錢用，後來還是漢清媽把家裏幾石種賣剩幾斗種，求爹爹拜奶奶的說情，才保全母子能團圓，沒有給賣出去。劉二跟來順媽的事情，樓志清自然也知道，好虧新政權成立了，他才不敢多管閒事，但就是這樣，也早已在話縫裏說過來順媽不該姓樓了，民國三十年的時候，還把跟來順家管牛腿的一條牛一個作主賣掉了，沒有分給來順家一個小錢，就算是給了顏色看，來順媽因爲

跟劉二的事情，自認爲有錯落在他眼裏，也就沒敢跟他爭長短。

樓志清打他爺爺起，就是一門的『票把子』，舊政府是世代連任的『老甲長』，地方上又是地主李國甫的一把好幫手。在那土匪世界的時期，他家父子爺孫都是紅半邊天的好佬，在那些時候，樓港這一窩子也活像一個土匪巢，隨便那個莊上的人家，總沒有一家把牛拴在門口的，人都都恨不得打了地洞不滯頭，連看門狗都不敢呲牙，只有樓志清家把擄來的牛馬大搖大擺的拴在門口樹上，有時，真熱嘈得像騾馬市一樣的，一天到晚，人來客往，總是頭號鍋煮飯，『抖毛子』（雞）一燴半鍋，好一付大排場！樓志清真是出窩就鬧的翻毛雞子，他十六歲就『幹』上了，民國二十七、八年土匪鬧得最狠的時候，他不過二十二、三歲光景，就公開當了『抗日隊』的大排長，認了山那邊土匪頭謝小五子爲師父，跟這一路的小頭目更是師兄師弟的親暱的不得了，只見他進出總騎個高頭大馬，馬鞭子一幌一幌，盒子槍摔摔的，老遠看見他就要讓半邊點陪着笑臉，他還直着眼睛只當沒看見，這幾個莊上年青人的花名冊子都在他懷裏，就像抽壯丁一樣的，今天把這個撈去迫着要『幹』，明天把那個撈去迫着扛槍，出得起的還要『自動』帶槍，『人到矮簷下，不得不低頭』，只好乖乖的跟着他，要不忍心幹下去，先得把槍擺下，然後要能跑得妙藏得好，才能保得住腦袋不搬家。

民國二十八年這邊到了新四軍，二十九年上半年就建立了民主政權，樓港這一帶就

屬張橋區鳳山鄉。政府聽了地方的報告，繳了樓志清的槍，『老甲長』也卸掉了，大家總算鬆了一口氣，樓志清心裏明白，不出來弄點差事幹幹，他這威風就樹不起來了，可是他能幹什麼呢，農抗工抗，他一門不稱，不用說是『豆腐渣子貼門對，黏不上』。還不多久，正巧鄉裏動員上模範隊，一時肯出頭的人少，就讓他『模範』一傢伙，投了個機上上了，還當了分隊長，他這下子可又狠狠的了，開口『模範隊』，閉口『分隊長』，這裏起糧食，那裏起子彈，鄉裏老百姓就連幹部在內向來是給他壓服了的，開頭腦子也不十分清楚，大家只好捏着鼻子不響，本鄉幹部中只有個把外地人單身漢子的不服他，高興把他的『情況』到區裏去反映。區裏也知道他靠不住，一支槍放在他手裏不放心，就把他的分隊長卸掉了；可是也想弄點事給他做，因為知道他『社會關係複雜』，就叫他做『情報工作』，算是讓他也有條路走，那知他得了這枝令箭，自認為更有糊倒人的本錢了，回到家忙把幾個堂房兄弟喊到面前，哼哼的講：『你們聽着，你們老大現在是區裏的『情報主任』，是『區級幹部』了，你們要混到你們老大這樣就可了。……』弄得他們摸不到他現在到底有多粗多大，鄉裏人聽到，也更弄不清楚他跟民主政府到底是那個大！

可是到底因為這鄉有幾個得力的幹部，都住過訓練班；上頭了解這鄉工作開闢最早，經過了幾次減租借糧等等的鬭爭，所有工作就常拿這鄉做樣子，這樣，大家『覺

悟』高了，過了一兩年，是能做事的人也出了頭，在羣衆當中，新的人物已慢慢的改換了，樓志清的地位，他的『情報主任』早就冷了氣，尤其是一些從前不得不呵他卵蛋的人，現在都有了進步，幾次在鄉民大會上掀了他陰謀活動造謠破壞的老底子，他更露出了狐狸尾巴，見不得人。

你別看樓志清就這麼『熊』掉了，他的鬼點子可多呢！方的不來來圓的，硬的不來來軟的；他只要碰到幹部，不論在家門口還是在集上，總是一把槌住，能槌下你的袖口頭子，非要請你喝幾杯，想空心思找新鮮的菜弄給你吃，了不得的闊氣，好在他家有七八石種的底子，够使的，他想：『吃人的嘴軟，拿人的手軟』，你還能不承情麼？再說他也知道你只要在他大門裏多跑了兩趟，跟他在集上喝酒的回數多了，老百姓就對他打不到底了，也真是的，幹部一黏上他，下面就『反映』死了，都說：『還說幹部沒有私人感情，幹什麼要跟樓志清一路呢？』以後幹部也就離他多遠的不睬他，他看見軍隊政府有『長』字號或當什麼『主任』的住他莊上，總少不了要請到家裏吃飯，一回生，兩回熟，下趟隨便在那裏碰到他就一定一把槌住，請他上飯館，上澡堂，他又生一張靈巧嘴，喜迎人家的好，你要說新四軍管勁，他能說新四軍又能生產又能打仗；你要說民主政府不錯，他能說那裏頭的人，又能吃苦又能耐勞，總之他能說得比那好的還要好；因此乍來弄不清楚他的人，還認爲他是『實心把把』『開明士紳』呢！跟他交情好了，他

就又有了本錢，四處亂吹：『我們現在不也是幹部嗎？我樓志清那一行不如人家，上頭還不是有眼睛的，嗨，我現在就是某某主任放下來，做的是裏頭的工作。』有些幹部上頭消息靈通，知道沒有這回事，一下就拆穿了，大家也就知道他：『裨褻裏插扁擔，自抬自。』

糾紛

一 禍根

到了民國三十三年，來順媽跟劉二又壞了第三個了，這幾年來，鄉裏風氣變了不少，來順媽也覺乎胆子大了一些，快臨盆七八個月的身子，還敢出來做莊稼，看光景這娃子是想留着了，莊前莊後的人也就都議論起娃子該不該留的問題。這風聲傳到幹部耳朵裏，大家也在一起參議過，只是因為大家懶得管這奶奶們的事，沒有多討論，只曉得捏死小娃了『不够人權』，就草草招呼村長李宏發，叫他打劉二的招呼，把娃子留着養。

劉二聽到這話，心裏正對勁，他眼看四十歲的人了，也想留後，老來有個依靠，來

順媽呢，人心總是肉做的，那個願意把親生的娃子捏死，自然也想留着餵。

八月初四晚上，來順媽到了要養的時候，漢清媽他們本想到她房裏去照顧照顧，可是總有些不好意思，還是聚在窗戶外頭瞧着，打肚子痛一直看到他把娃子留下，大家才放心，邊走邊散的說：『這以後就看劉二跟她們怎麼過了。』有些膽小的人，心裏也還想着留下這娃子恐怕要惹事，疑疑惑惑不知到底怎麼收場。

二 夜會

『好事多磨』，就在這時候，樓志清他已想好了對付劉二跟來順媽的鬼點子，他對來順家的田地房產早就伸着脖子看中了，看來順家這幾年來向着富裕的樣子，口糧年猪一行不缺，那是在以前，只要他樓志清『哼』的一聲，包叫劉二來順媽丟下這些給搗出樓港去了，這些田地房產，除了他樓志清還有那個敢佔？現在落了這個把柄在他手裏，他還不敲他一敲，『要真是拿自己當肉頭玩了。』過了一天，他晚上跑到漢清家後頭牆拐上叫：『漢清，你趕快開開後門出來，我有話跟你說！』漢清就披了衣服出去。走到樓志清跟前一看，樓小牛、樓寶銀他們也坐在旁邊棉花田裏，樓志清就說要談談『家務事』，一坐下來，樓志清劈頭就問他們三個：『你們也姓樓？』大家一時給問楞住

了，說：『怎麼不姓樓呢？』樓志清就拍着大腿接下去說：『這就對了，可是我們姓樓的爲什麼就讓我們樓家的女人跟姓劉的養娃子呢？我們姓樓的就這麼尋法子，人都死絕了，不能站出來說幾句話，就看着他活活丟我們祖宗八代的臉！』

幾個年青人給他這幾句話一激，一時也想不到許多，就覺乎真丟臉，忙着問他該怎麼辦？

這一下樓志清可對勁了，他說第一步要把劉二跟來順媽帶着小娃子灌出樓港，把來順家祖宗牌子擄過來；以後就把留下地三個娃子一家領一個，四五石種總够他們吃的，兩個女娃子大了就是別人家的人，養養就不煩神了。

小牛肚裏有自己的心思，寶銀糊裏塗糊不知好歹，就都應着他，漢清在鄉裏幹了幾年的模範隊分隊長，頭腦到底清楚些，他一頭抓着地裏的土塊，一頭在想：這明明是樓志清想得來順家財產的鬼計，可是想到來順媽丟樓家的臉，也該治一治，一時決不下該怎麼辦？樓志清等不住跟他們細細商量，趁熱打鐵，馬上就說：『不用多想，明天一早我們一塊到秦崗找鄉長去！』

漢清聽說先找鄉長，覺乎『不合手續』，就對樓志清說：『不先找村長麼？』樓志清一提起李宏發的村長，一頭腦火，他頂看不起這窮戶口，趕忙吐了一口口水，恨恨的說：『呸！找他，如今世道真是變了「紅中」「發財」不中用，「一條」「一萬」能成

「辣子」了，找他，他是什麼東西？」

三 告狀

第二天一清早，樓志清就邀了小牛、寶銀、漢清他們一陣奔秦崗來，到了殷超家，恰巧他弟兄倆都跑出去忙固定公糧的事情去了，沒碰上，樓志清就有些不耐煩，心裏也想，樂得不找他們，說：『上街找區長去，再跑里把二里路就照了！』漢清心裏沒有把握，他總想着什麼該先通過指導員的，就有意打叉說：『那怕不照吧，他區長那容易這麼清楚我們鄉裏的事情，有事不通過鄉長，還是要往回跑。』樓志清聽了不高興，就眼睛一斜嘴一撇裝一個看不起人的臉孔，拉着漢清的袖子說：『噢！老弟，我們長兩片嘴唇皮幹什麼的？不能講給他聽，在這裏等到什麼時候？這是新官司，他們怕斷不了，還要往上頭討』指示』呢！漢清還是不同意，又想不出什麼話跟他們辯，就講：『那就派你做代表好了，我不去！』說着就一屁股坐在殷超家鍋門口不動，樓志清知道再撥不動他，回頭看小牛、寶銀兩個正楞住不知怎麼好，就忙着走上一步一手拖一個往外就跑，一邊還回頭對漢清冷冷的笑着說：『你們新時派的人不要面子，我們要面子，我們找區長去！』走出大門，又想想不把漢清揪住，在『公家』面前怕難得到信任，就又走回

來，拍着漢清的肩膀說：『我們總是一姓，我看你也不會就看着我們姓樓的丟臉，鄉長指導員他們回來，你就在這裏做我們姓樓的代表，我們兩下進行不好麼？』

四 品商

殷超殷傑弟兄倆，他們一個是這鄉的指導員，一個是這鄉的鄉長，他們這幾天忙固定公糧，到家家登記田畝，對來順媽和劉二的事情，個個莊子都有人議論，有的說：『娃子留着是好，就怕樓家顧面子不給下台。』有的說：『樓志清第一個不會饒他們，靠得住有花樣出。』有的說：『聽說樓志清要攆他們兩把手帶小孩子出樓港，叫小來順子跟他媽兩下分離，這總有些不忍心。』有的說：『劉二那行虧來順家，坐山招夫的事也不是她來順媽開的頭，我看沒有什麼犯法！』這些話多少總有點站在劉二和來順媽這邊的，也大都是普通羣衆當面對他們反映的多，可是從側面樓家他們牙縫溜出來的話鋒就不一樣了，他們有的說：『來順媽死了變成灰也總是樓家的人，就能看着他開着大門養私娃子？那除非她不姓樓，除非我們樓家人死絕了。』有的說：『倒看新政權怎麼弄？總不能新出一個道理，說她來順媽養私娃子沒有罪名。』有的自家有幾石糧自認爲大門大戶的人家還說：『我們樓家在這一方也算一個周正（規矩的意思）人家，怎麼就讓她

來順媽來敗壞門風，再說她又跟的自家夥計，這倒成什麼話？」說這些話的人當中，自然總有些靠近樓志清的，說不定就是信他嗑的，也有一些姓樓的是跟着人家怎樣講他就怎樣講。這些話，不用說他們弟兄倆句句都聽在心上，盤算着總有一樁『糾紛』好解決。這天，他們一早打金竹園到了李港子，聽人說樓志清他們一路奔秦崗來找他們有事，就已猜中幾分，離不了總與這件事有關，也到了吃早晚的時候了，他們倆就忙着趕回家來瞧看瞧看。

再說樓漢清坐在殷超家鍋門口，就跟殷超家老奶奶訴着這件事的來龍去脈，老奶奶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，一聽完就說：『那不行，要照樓志清那樣辦，來順媽就沒有路走了！』這時，她兩個兒子已經一齊跨進門樓子對廚房門走來了，樓漢清一眼看見就站了起來，迎他們走了進去，一齊在小桌子旁邊坐下，漢清又把剛才對老奶奶的話說了一遍，問：『鄉長指導員該怎麼辦？』兩個人聽了，一齊咂咂嘴，鄉長殷傑在想：『這倒是那年碰到的糾紛案子怎弄呢？上頭也沒講過……』。指導員殷超在想：『這事要是樓志清一個提的，他高低是想霸佔人家的財產，就不理他了，現在樓漢清和樓家也都有意見，就不能不顧樓家的面子，這一路姓樓的也不少，要不好好處理一下，他們一定『反映』死了。』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楞了半天沒說話，過了一回，還是指導員先講：『我看看這樣好了，我們高低不能讓劉二吃虧，照講劉二就算是來順家當家的，也

沒有什麼了不起，不過現在姓樓的都有「反映」，正在浪口上，他和來順媽的事，也沒有到政府表明過，總要避一避，暫時到半邊點去過過再說。……」

，漢清聽這話，倒還同意，鄉長也沒多話好講，可是殷超家老奶奶正在燒鍋，聽他們這樣解決就拍拍衣灰站出來說：『「寡婦頭上一個髻，天不管，地不收」，我說高低不能讓來順媽住旁邊點去。人家坐月子見紅的人，那能淌這個風浪，受這個委曲？再說，這不明擺着叫她跟小來順子母子倆拆散麼？你們都是年青男人家，那曉得做媽媽的對自家一泡尿一泡屎帶大的娃子就當個寶，你要把他們拆散，人家就肯了麼？招夫養子不是他樓家開的頭，有什麼丟臉不丟臉！這點腦筋都不開，我看只要把劉二對人家的好處數數給他們聽聽，問他們這幾年替來順家苦衣食是那個？那幾年鬧土匪大災荒的時候，樓家沒有給他一顆糧食一寸布，如今倒出來有話講了，這倒不怕丟臉！』

大家聽她這老人家一講，想想句句是情理，一時提醒了她們，解決了他們在心裏盤算的矛盾，尤其是指導員殷超，聽他媽說到『招夫養子』和『數數劉二好處』的話頭，引起了他對這個問題處理的新的把握。正在這當中，區婦抗理事長李大姐也來鳳山鄉有事，一頭跑到殷超家來了，老奶奶急忙拉住她的手，把剛才的事對她訴了一遍，末了就问：『婦抗理事長看怎麼弄？』

李大姐不用想，隨口就答：『我不用說是站在老奶奶這一邊，你們想想看，人家婦

女倒有多可憐，叫人母子分散，真比割肉還痛，再說劉二跟來順媽的事情也沒有什麼不正經，我們要判人家不正經，我說句膽子大的話，只怪我們自己腦筋不清楚。……」接着又談起她在杜龍鄉也處理過一件婚姻糾紛，說到政府允許寡婦再嫁的事，給處理劉二和來順媽的事更添了一個根據，指導員鄉長就都同意她們的意見，樓漢清也說不出話來，鄉長是個細心人，他又提議：『最好來個民主辦法，開個村民大會討論。』大家說：『就這末辦！』指導員還補充說要大家事前先弄清楚情況，羣衆什麼意見多，樓家有什麼意見，個別多談談解釋解釋，會上講話就有個正路，並提醒大家說第一樓家輩份大的福順老爹爹和樓志清的『小尾巴』樓小牛要抓緊，得個別打通思想，免得中了樓志清的鬼計。話到這裏就有了一個結論，大家就坐下吃飯，飯後因爲各人還忙着別的事，不能接下去就開會，各自走散了。殷超弟兄倆把李大姐送到門口，指她上抗屬家的路，臨分手的時候，指導員對她說：『明天開會你也要來參加，有你們婦抗在場說話要周到些，哈哈，李大姐噯！我看你婦女的立場拿得真穩！』李大姐聽了他末後那句開玩笑的話，就回話說：『指導員，你這話怎麼說的？！你說婦女的立場還能跑得了不是窮人的立場，不是大家的立場麼？！』

五 叫街

樓志清他們一頭跑到區署，見到宋區長，小牛、寶銀高低沒有說話，就讓樓志清劈裂拍拉爆芝蔴似的講了一大片，說到劉二如何如何下作，來順媽如何如何敗壞樓家門風，開着大門養私娃子，還大路架子留着餵，活活把樓家人氣死，他再三說這是前後幾個莊上姓樓的都有的『反映』，連『鄉級幹部』樓漢清都有意見，所以請他出來代表，千萬要請區長作主，給一句話給他們，叫劉二跟來順媽不要再住在樓港，平平大家的氣，區長繃着眉頭想了又想，才說：『你們鄉裏情況，我們一時摸不清，你們這事最好回到鄉裏去解決。』樓志清早料到區長要說這話，馬上陪着笑臉嘻嘻的說：『區長曖，大家推我的代表，我總不假報『情況』，可是呢，再說我們鄉裏幾個幹部你總清楚的，他們斷不了還是要找你區長麻煩，你高低給個話算了，省得我們來回跑，耽誤生產！』區長一時拿他沒法，就隨便說了句兩可的話：『要真是這樣，我們政府自然會考慮處理的辦法。』樓志清還要『話』，區長就沒有理他了。他和小牛、寶銀跨出大門，就計上心來，他對他們兩人望了一眼就講：『我看區長說這話就有些贊成我們，你們兩人有事就先去吧，人要問到你們，就說區長有話給樓志清了，你們高低要跟我們姓樓的爭』

口氣，我們一口同心，不要落了話讓人家笑話我們一輩子！」

樓志清走進街心，就上館子吃早飯，四兩酒下肚，主意早就拿定了，那天正是初六逢集，鄉下人西處對街上來，熱嘈烘烘。樓志清一想，凡事『先下手為強』！趁人多耳朵多嘴巴多的當口，放他一陣空氣，就說區裏也有命令要限劉二和來順媽明天出樓港，這話要傳到劉二和來順媽耳朵裏，一噓一詐，他們這膽子小的人，包他就識相點走掉了。

他吃罷飯就有意在街心穿來穿去，碰到熟人談不了兩句話就有意把話扯到這上面來，他擺着一付正經臉孔說：『真氣死人哪，就看我們樓家人死絕了，拿我們當肉頭玩，現在好了，區長有話下來了，限他們兩把手明天一早出樓港！』對自己的本家，更加上幾句：『這種事情沒有我樓志清拔拔鞋子走出來，還有那個啥？！哦，區裏還不是要講道理的，他們真能不顧我們樓家的面子嗎？！』只是碰到鄉裏幹部還是不敢多講，兩眼望望，一閃就過去了。

沒有一下子，是知道劉二跟來順媽事情的人，也都知道區裏判定他們明天要出樓港了，心裏疑疑惑惑，回家的路上，七扯八拉都在談這個事情，樓志清也來在裏頭，得意了不得，就像六七年前騎在高頭大馬上那付神氣架子。

樓志清回到家，就站在自家的院子裏對住來順家的二門叫喚：『做丟臉事的人聽

着！區裏說過限你們兩把手帶着私娃子明天出樓港！不要賴着不走，要是不走，明天我樓志清摸棍子攆他走，就對不起他了！」講完就跑到漢清家來對漢清說：『你可知道？區裏有話，叫他們明天一早出樓港，要是不走還是照我們商量好的法子辦，先把他家的祖宗牌子擄過來，再把娃子領過來。你也去給他一個話，叫他們走！』

漢清還沒有撈到對他問個清楚，他就轉屁股走掉了。到底年青人猜不透他攪的什麼鬼，心裏楞住了，倒是漢清他媽和老奶奶看在眼裏不同意，傷病員老蔡正住在樓漢清家裏生產，對樓志清心裏的鬼算盤摸得透透的，也瞪着眼睛看着樓志清走了，倒抽一口冷氣。漢清媽說：『漢清你不要去擄人家的祖宗牌子，要擄讓他樓志清擄去，他的一肚心思，不明擺着麼？還不是要來順媽的好看，他欺侮我們孤寡的事也不是這一趟了，』每天『你大大死下來的時候，我要是讓他逼走了，我們還有個什麼『家』，也不是個母子分離，我們如今有點場面混混，不要作這個孽！』他奶奶也說：『我們不領他家娃子，不討這個便宜。』『樹葉落在樹底下』，該是他來順子享福還是他來順子享福，再說我們也不能保住娃子沒災沒難，有個三長四短，人家也有舅舅，那能就不找我們說話？』

老蔡又把漢清拉到自己住的磨房裏床鋪上給他解釋：『漢清，我們都是有進步的人，腦筋總要開通一些，現如今的婚姻，只要雙方自願，寡婦再嫁也不是什麼醜事，他樓志清憑那個『條件』要擄人家祖宗牌子要攆人家出港？這還不是他從前那壓迫人的官

僚架子又在嚇人，你想劉二是什麼人，他樓志清是什麼人，我們心該朝那邊放，這不明擺着麼？你怎麼就糊塗起來？劉二他犯什麼法？那個不知道來順家一家是他養活的，他劉二一個幫工漢，外鄉人，光棍條子，我們不出來跟他說話，還有那個跟他說話。他樓志清說是區裏的意見要他們走，我看靠得住又是他造的謠，恐怕他樓志清攔人家祖宗牌子容易，以後要他乖乖的送回去就不知他的臉對那裏放了！」

這些話，都把樓漢清說得『下定了決心』了，他和他媽也是受過壓迫的人，他決不能幫助壓迫人的樓志清做那壓迫人的事！

六 憂愁

劉二來順媽他們，早就聽隔壁傳過話來，叫他們不要再去打樹林子裏的栗子賣，說：『來順媽姓不姓樓還不曉得呢，還來打什麼栗子！』他們就知道事情不好，以後又聽得外面風風雨雨，說樓志清已到區裏告他們去了，眉頭打上結子，愁得要命，心裏顛顛倒倒，不知該怎麼辦？劉二捧着一個臉坐在矮凳上發獃，來順媽一手捧着小娃子，一手攔住小來順子儘淌眼淚，聽到樓志清一叫喚，更忍不住大哭起來，他摸摸小來順子又摸摸小娃子，想想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，小娃子和小來順子不知丟那個好，要把小娃子再捏

死吧；已經再也下不了這個毒手；離了小來順子他們吧，要斷頭都可以，這個萬萬不能，再說這趟真給樓志清坑死了，告到區裏去，還有那個不知道，真丟人死了，想到後來，她心一橫，索性下了決心：『這趟是死定了，我眼不見爲淨，死了算了。』主意一定，她更捏住小娃子和小來順子的手不放，嗚嗚的哭，可憐九歲的小來順子活龍活龍的眼睛上，也掛着兩顆黃豆般的淚珠子，歎歎的望着他的媽媽。

幸虧漢清媽她們晚上過來勸她，『說話說給知人，送飯送給饑人』，在這時光，給了她幾句寬心話，她才打消了半夜三更尋短見的念頭，你想要丟下幾個活潑新鮮的娃子去死，要不是到了絕路，真有那一個媽媽能忍心？

七 私訪

第二天吃過早飯之後，樓志清又跑過漢清家來，兩手揮着問：『怎麼弄的？隔壁還不走，現在我們說話不算話了！』漢清想想昨天老蔡同志對自己的批評，一時不想有好聲氣對他，講道：『他們走不走，自有鄉長來開村民會解決。』樓志清一聽，知道出了叉子，對他不妙，忙講：『這幹什麼，我們家務事犯得着開什麼村民會？』漢清也答得聰明：『要真是家務事，就講他來順媽和劉二自己作主算了，就是有人說不是家務事才』

開村民會哪！』樓志清一頭不高興，他頂怕開村民會，怕的要鬪到自己頭上來，心裏下定決心溜了算，邊走邊說：『你們到底幹部花樣多，動不動開會，芝麻綠豆大的事也是開會，我就不開你們這個雞巴會！』

漢清拐根槍就對秦崗跑，見到鄉長指導員，把樓志清的情況一說，要他們最好在晚茶時候就去開村民會，把這件事了結了結，鄉長指導員都同意了，叫他順路就通知李村長，並且仔細在姓樓的人家『了解情況』，多加解釋，他們自己也自然要忙著參議並和羣衆打通思想。

聽漢清說要以開會來解決這個『糾紛』，樓志清雖說知道『大事不成』，但還是心不死，他就想到去活動他的『小尾巴』樓小牛，好在會上做他的替身，算是替樓家出頭反對，再拉一些人跟着他鬧，說不定還有指望，他摸到小牛家窮和貪小利的脾氣，抓住他這個『弱點』，拿話打動他。

他想着想着已走到小牛家的茅棚門口，低着個頭進去，小牛家房子偏窄，一面抵住鍋灶，一面就抵住床鋪了，他進去對床上一坐，正看見小牛坐在鍋門口咕吱咕吱的吸黃煙，順手就遞過一支洋煙去，小牛趕忙把煙筒遞過去鬪火，樓志清手裏正夾着兩支洋煙，小牛也就知道有一支是給他的，用眼睛對樓志清笑笑，接了過來，忙說：『小爺，是什麼風把你吹到我這茅棚裏來的？』樓志清一時沒有回答他，用眼睛橫來直去就對住

屋子裏放的東西望，看看地上躺着的破瓶破罐；樓上掛的烏黑的破被胎，又看看床上當枕頭用的破棉襖頭子，小牛的眼睛也跟着他的眼睛在轉，心想：他光在看我的那些窮酸東西幹什麼？樓志清慢慢的開口：『小牛，我多時沒有來你這塊，那曉得你這破窩裏還是這付窮樣子，連掃帚總沒有多一把！』又順手摸摸棉襖頭子，指着說：『這還是我前年冬天送你的吧，今年你家棉花怎樣？可能撈到新棉襖頭子上身？』他明明知道小牛家沒有閒田讓他種棉花，有意觸他的痛處，小牛像給他引起了心事般的朝他默笑，樓志清又接下去說：『你自從跟你老大分開來過，就有點晦氣了，也難怪，田地少，能長多少糧食，再說你也不很會忙，又歡喜點小賭玩玩，這年青人總免不了的，嗨，他們鄉裏幹部說你「半二流子」，我就不服氣，「各人頭上一片瓦」，過日子的事情也用得着他們管？我說好歹有福享沒福享是個「命」，是有沒有運氣，你要是命裏註定你再兩三石種，就是自己不下田，僱個夥計忙忙，也够你家糊口的了，你不馬上也就是個排排場場的小老板！沒有這個運氣，苦死了也是假的。』

小牛給他這一番話一講，正對心頭上，他也想：『我小牛苦的不就少兩三石種麼？』忽然又靈機一動想到劉二來順媽的事，知道樓志清提這話不是沒來由，他心裏癢癢的，抬起頭來問：『來順媽的事怎麼攪啦？』樓志清知道小牛上了他的鉤，忙說：『怎麼攪啦？倒看我們樓家人怎麼弄呢？』他說到這裏就從舖上移坐到靠近鍋門口的小橙上

來，湊上小牛說：『我告訴你吧，來順媽這一狀，我早想到是爲你告的，你想要是真把劉二和來順媽攆走了，落下五石種，我在當中出個主意就說讓你領來順子，歸你三石種，餘下就讓領女娃子的一家一石種，來順媽一個孤娃子落在你手裏，還不好擺佈，九歲的娃子，放牛總有用場，大了就一輩子當你家老夥計，工錢都用不着算，你生前死後他還得乖乖的把你當上人待，你看這連人帶田不是活活給你送來好運氣了麼？』他爲了我小牛替他出頭，暫時把他對自己打好的如意算盤獻了出來，想糊到手再說，說着說着聲音又放低了些：『現在怕的就是攆不了，我才聽漢清那龜孫子說要開村民會解決，怕的就不能儘讓我們姓樓的稱心如意的說話，那就要看我們到底有沒有人肯出頭，像我這樣人現在說話也不吃香了，我看你要能出來說話，把這個會拗過去就好了。』

小牛一心念着樓志清給他打好的如意算盤，想：說兩句話有什麼了不起，就答允下來，只是他不曉得該怎麼說，樓志清就教他高低說樓家面子要緊，樓家向來就沒有這個規矩；抓住劉二來順媽的事情也沒對政府表明，更說他是不合法。還有最要緊的；他知道小牛一個人說不中用，要有人應，他叫小牛馬上就去活動說話隨大勢風吹兩面倒的人，要他們相信他這半邊理，再把膽小的叫到一邊對他說：『村民會上你們高低不能舉劉二來順媽的手，跟你講，新四軍不能在這裏保住你們一輩子，以後要是世道又變過來了，我們這一方總是樓志清當家，你舉劉二他們的手，樓志清看在眼裏會記得的，到那

時，你舉的左手他就會斬你的左手，你舉的右手他就會斬你的右手！」這樣包他們要放在心裏顛倒顛倒，不敢舉手。他又叫小牛到人多的地方可有意無意的『反映』幾句：『這來順媽的事情要斷不好，讓劉二討便宜，政府就是偏心，我看我們根據地就等於是個共產共妻，婚姻不正派！』

小牛聽到說什麼『共產共妻』『斬左手斬右手』的，心裏知道是『破壞話』，不能說着玩的，一來怕以後拆穿登禁閉，二來怕鄉裏幹部精靈，不會讓他的如意算盤打得成，譬如以後分田產，可能真給他三石種呢，要不，拚着惹屁潑出這趟頭，可太不上算，他想了好久，才吞吞吐吐的說：『那些熊幹部就能讓我們放手幹了麼？』樓志清摸到小牛膽子不大怕幹部，又怕田地沒有保證，就想迎住他的心理，給他兩句大話，好讓他放膽去幹，就說：『要是會上能拗過去了，過後還管他們幹部屁事，我們弄幾個姓樓的在一起商議，有那門說閒話，配他賣掉石把種請酒。嘴給油水糊住了，包他就不好意思多講了。這以後都讓我負責，你可放心！』

指導員剛跨進福順老爹爹家的門口，正與那裏面出來的樓志清對面碰，他讓指導員先走進去，自己一閃就溜掉了。福順老爹爹迎住指導員坐下，他是有一點事情就擺在臉孔上的正直人，現在一看上去，就知道他對指導員有點不如意，眼睛一翻一翻的，指導員看在眼裏，料想樓志清又在這裏搗了鬼，他心裏思量，不能馬上就跟他談這件事的大

道理，老爹爹家是窮底子，苦了一輩子的人，新政權建立，三七分租，借糧減息的好處他總得過的，把別的道理提話引話的一談，再轉過灣來就容易了。主意打定，他就先跟他從當年成談起，說到過去生活和現在生活的對比，上租上利，平常吃用，人情往來，過年過節，四季穿着，差不多行行都把從前和現在的對比，跟他算好一筆細賬，算得老爹爹抹着胡子笑起來了，心裏的氣平了一半，他說：『要說翻身這幾年才算翻身呢！』指導員忙問他：『好，那來的？』老爹爹把牙一呲：『指導員噯，你考我這老頭子做什麼？我們不是吃草長大的，我還能不曉得是得的民主政府的好處。』指導員跟上去就說：『虧的民主政府章程好這原是不假，還要虧自己能苦，像你老爹爹家，從上到下那個不能苦？』在民主政府手裏，那家能苦，那家田裏就出金子出銀子，從前苦了一大半是地主財主的，現在苦了一大半是自己的噯！』老爹爹很同意，他說：『這不假。』指導員就進一步說：『現在能苦的人，總有人高看他，你看樓港劉二，真是一手好生活，半夜裏聽見唱得清脆一條聲的，就可猜到靠得住又是他扶犁下田了，從前欺他是個幫工漢，沒人理他，現在在人前人後，總有人提他的好處，來順家要不虧他，就家敗了，現在就是他跟來順媽的事情，我看說閒話的人也少，也總看他一面，問到你老爹爹，對這件事情，你們樓家到底有什麼意見？』老爹爹見他提到這個問題，馬上想起剛才樓志清的話，臉一冷說：『指導員啦，你不問這話我也要提了，依我看，像她來順媽和劉二就這樣算數，

我們樓家面孔倒朝那裏放呢？你曉得的，我們樓家可沒有這個規矩哈！」說着頭搖搖的表示不同意，指導員就剖給他聽：『老爹噯，我剖給你聽聽：就明白了，不問新道理舊道理，劉二這事總能說得過去，說新道理婚姻自願，寡婦再嫁也不是不可以，說舊道理呢，招夫養子也不是沒有例子，你樓家沒有，人家李家就有，李港子李金才家就是的，人家不也是在一塊堆過，你樓家有什麼規矩改不了，像從前對半分租倒四六分租，現在都能改成三七分，還有別的什麼拗不過來。規矩總是人定的，在新民主手裏，什麼規矩對老百姓過日子有好處，什麼規矩就能成立，這原沒有什麼要死揪住的，劉二跟來順媽就這麼算數，我看不能算你們姓樓的就丟臉哈！再說你老爹也是喝够了苦水的人，劉二的苦處你那些摸不到的，你能心裏不可憐他麼？』

老爹爹聽了，把指導員前前後後的話一想，點點頭慢慢的講：『劉二我知道，他也快四十歲的人了，忙來忙去也該有個着落……』他到底是能體貼窮人的，又細細的想了一下說：『噯，要說我們樓家不丟臉，我們還管他幹什麼！』指導員知道老爹爹這話出於本心，心想：自己的話已打動他了，打動了他一個還不能算，他在姓樓的裏頭講話能算數，他要能來講兩句公道話，劉二就有救了。他就要求老爹說：『老爹噯，你能跟劉二圓個場就好了，今天吃晚茶時候開村民會，你好歹說句公道的；你家樓家人說一句能抵上旁人說一千句一萬句，你看啊？』老爹想了一下答允，他說：『「吃的芝麻和米，講

的是情和理」，只要在理上，要我老頭講一句話有麼麼了不起！」

他把指導員送出大門，回頭自己對自己說：『我說志清這龜孫子「無事不上三寶殿」來找我幹什麼，差點讓他的舊腦筋把我糊住了，要信了他的話到村民會上去講我們樓家的半邊理，不要給人家笑話我道理淺麼？』

金竹園樓寶銀家一窩子人正談得嘈嘈的，忽的靜下來，原來那門口已走進鄉長來了，夾在人心裏談得起勁的樓小牛，一時臉上也變了氣色，楞住眼睛望着鄉長，鄉長料到他們該是談劉二的事情，他先堆上笑臉問：『你們咕弄什麼，可是在準備今天村民會發表意見？』大家認爲他猜得正對，就抬着問他鄉長有什麼意見，有的還說：『人隨王法草隨風，我們高低看政府的意見！』鄉長就說：『政府對婚姻問題自然不是沒有章程，可是現在辦事，總先要查看『情況』，你們看劉二跟來順媽的事該怎麼辦？』一時沒有人說話，小牛抓抓頭皮，一想起可以得三石種田的事，他的嘴也就發癢了，他說：『我們姓的是樓，任你政府有什麼章程，總不能叫我們樓家丟臉，鄉長你看啊，叫我們姓樓的睜着眼睛看着姓樓的女人跟人家養私娃子，這總說不過去。』鄉長知道他話裏有意思，心想跟這種人要說兩句官面話，才能引到道理上來，他想了想講：『照民主章程，一不是攪人家抗屬，二不是攪人家有夫之婦，他劉二跟來順媽的事倒不算犯法，婚姻自願，寡婦再嫁都可以的，不能說有你樓家人反對，就廢掉這條章程，再看『情況』，劉二是來

順家的恩人，娃子是他領大的，這也不虧你們樓家，也不虧來順他大大，不能算你樓家丟臉，現在看法跟從前不同了，這種不爲丟臉，你們樓家出了樓志清這樣的人，說破壞話，壓迫人才爲丟臉呢！」小牛一聽鄉長提樓志清，做賊心虛，以爲鄉長正觸穿他的心了，也怕提到他跟樓志清的聯系，闖樓志清的時候也闖過他樓志清的『小尾巴』的，臉上一陣紅，忙說：『提他幹什麼，我們起上闖開過他的闖爭會，就跟他沒有來往……』別的人在鄉長說話中探到『政府的態度』，又回想回想劉二跟來順媽的『情況』，也沒多話好講。

小牛先往外溜，鄉長就跟着他走出來，看他上那條路，自己也上那條路，路上就跟他攀談，小牛捨不得三石種的田沒有指望，還想探探鄉長的口氣，問鄉長：『要大家都贊成來順媽和劉二跟樓家分開來過又怎樣弄？』鄉長就回頭他說：『一來不會有這樣事，二來要真是這樣，田地房產怕的旁人鬧爭吵，政府自然要秉公處理，保證他家家娃子得，旁人可別想發橫財！』鄉長這話本來是要這樓志清的『小尾巴』去說給樓志清聽的，那知也正打中小牛的痛處，這知道三石種橫豎沒有指望，也不想再信樓志清的話去活動了，心裏還想：好虧還沒有在人面前說什麼『共產共妻』『斬左手斬右手』的話要，會上給抵出來，可下不了場！

這一天幹部忙得真不輕，羣衆當中也紛紛給你傳我我傳你論長評短，正反道理都

有，說到後來，贊成劉二和來順媽的很多。

八 公議

雖說是忙時，這天村民會到的人可不少，小來順家稻場上坐得滿滿的，就是樓志清沒有到場，只有他女人拿個凳子坐在門口望着。

大家正瞪着眼睛聽桌子旁邊的人說話。

村長李宏發當主席，他把劉二和來順媽的事，以及樓志清告狀的事，怎麼來怎麼去說了一遍：鄉長一上來說了政府對婚姻糾紛的態度，着重說明兩點：第一婚姻自願，寡婦可以再嫁；第二不能捏死娃子，政府要保障人權，再提到本村這件事，樓志清雖說告到區裏，區裏還是要起來解決，現在就請大家發表意見，尤其請樓家人多講話，民主辦法，大家看怎麼辦好就怎麼好。下面的人聽到這裏，心裏都明白了樓志清昨天是放空氣嚇人，都三三兩兩咬着耳朵說：『好喇，入他媽樓志清就是一張臭嘴！』上面一講完，沈糟坊馬宏文家大師傅就站起來說：『報告主席，以我看劉二做的事也是在理路上，沒有什麼不可以，他劉二有心待來順家也不是一朝了，大家有眼珠子的都看到的，「每天」那裏大災荒都能帶他們一家糊過來，換了旁人真不易得的，幫工五六年沒有算過一回工

錢，反而倒撈自己腰包，這筆工錢算算也嚇人，人心換人心，不能叫劉二出了燈油錢，站在黑地裏；再說婚姻雙方自願，我要問來順媽，也不是不願意，人家兩把手既這願意，我們管得了什麼閒事，娃子留不留自然也就看他們自己高興。』他一說完，就有好幾個應：『這話不假，不能把苦藥叫劉二喝。』『劉二這人也難得』，『那個照老譜子看人，就是舊腦筋！』一個『婦抗』也站起來表明兩句：『現如今婚姻事，婦女也有權，他來順大大死了幾年了，像他家那樣情況，跟劉二這樣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可憐來順媽這幾天給那些壞人哄的，也真愁够了，人家婦女痛苦很大的，我們以後見到她不要笑話她。』別的人也說同意，有個老奶奶還說：『我說來順媽也可算個周正人，沒有什麼壞處。』這時大家心裏都想樓家的人出來說話，眼睛直對樓家一路人掃，樓家人心裏也有數，只是三請四請不出來，這時，樓志清女人也用眼睛死命盯住樓家人看，嘴裏想的想有人出來說反面話，她不見人起來，等急了只好親自出馬，她把右手手背放在左手手心裏一拍一拍的說：『要說養漢子不犯法，以後就叫大家養漢子就是了，我看今天就叫大家開的養漢子的會！』大家知道她話裏有話，模範隊隊員王世有撐不住氣，站起來就說：『你這奶奶們說話倒有多刻毒，你長了耳朵聽着，政府可是包庇人家養漢子呢？』別的人也接上去說：『他劉二一不是攪人家抗屬，二不是攪人家有丈夫的，有什麼要緊！』另一個人有意觸到她，還說：『養漢子也要有「條件」，像你和你家老姑娘

有丈夫定了親的，就不能亂偷！』說得樓志清女人臉一紅，坑了頭不敢多講話。

過了一回，主席又徵求其餘姓樓的說話，姓樓輩份大的福順老爹爹站起來說：『鄉長指導員都在這塊，這事要在從前，不錯，要算我們樓家丟臉，現如今我說句憑良心的話。從前分租倒四六倒三七，現在都能改成三七分，大地主都能依我們窮人辦事，從前是土匪造反，沒有那家牛敢拴在門口，現在大家大門口肥猪養得幌幌的，過太平日子，我長這麼大年紀也沒看過這樣大變，這些都能轉變過來，我們樓家這點腦筋就能變不過來麼？我們家沒有意見，凡事有他來順媽自己作主算了。』他這一說把全場人都說得笑將起來。

這時，農抗理事長老魏，就爬樓起來說家人真開通，能站在公道上說話，不包庇自己，並說明樓家這樣不爲丟臉，新道理舊道理都能談得通，說得是姓樓人的心裏都很舒泰。後來這個說那個說也都同意劉二來順媽沒有什麼罪名，該怎麼過就怎麼過，只有一些人提出：『劉二要說有「缺點」就缺點公開，沒有事前把事情攆明了來！』不過有的人又出來跟他辯：『叫劉二這種老實人對那裏去公開，要大家不給劉二說話，他自己一輩子也不知道自己是方的呢還是圓的呢！』於是就有人提議要劉二和來順媽辦幾桌團圓酒，攆攆明算了。

劉樓志清的『假傳聖旨』『說破壞話』，大家都看清楚了他的心腸狠毒，有的

說：『他過一時沒有鬪，就活得不耐煩了。』有的說至少鄉長要訓他一訓。接着還有人議論：『樓志清明明想將來順家財產，他是佔便宜佔慣了的。』『要說丟人，只有他妹子偷人才丟人，樓家的臉早就給他丟盡了。』樓志清女人在家門口聽到這些，一扭屁股就進屋子裏去了。

這趟村民會，殷指導員，區婦抗理事長李大姐也在場，他們聽見羣衆講的話很多，就拿定主義不多講，只是掀着嘴咪咪笑，覺乎『羣衆有認識』，更多一次的了解到佈置工作處理糾紛的『羣衆路線』。

大家忙着趕回家吃晚飯；會到這裏就散了，這裏一路那裏一路的還在議論，都說：『好喇，我說民主政府就能讓樓志清當家了麼！』樓志清正從集上回來，聽在肚裏，知道村民會已判定了：一定讓劉二稱心如意，心裏實在不高興，走過栗樹林，看看來順家栗子結多大的，想想自己要霸佔來順家財產的計策又落了空，更是一刻不能忍，剛走進莊子，却巧鄉長指導員他們從對面來，他本想扭過一邊朝小路走，只當沒看見，但還是忍不住心裏一句話，只顧走上前，攔住鄉長指導員袖口頭子，連說：『走，走，走！上我家吃了晚飯再走！我問你們，二十四條大路，難道都讓劉二走絕了麼，我們樓家一條路都不讓走？』指導員回過頭來冷冷的說：『這莊門口那條不是大路，你自己要不朝小路上拐，有那個不讓你走大路？』隨着想到接受大家的意見，要治一治他就嚴格的給他

下道命令：『明天你到鄉公所裏去一趟！』樓志清知道來頭不對只好沒趣的一個人走回家去。

劉二和來順媽聽到大家的意見，雖說一塊石頭落了地，可是兩個却都在黑地裏吱咕吱咕的哭起來了，你知道他們爲什麼哭？來順媽在想：來順大大死下來，爲了領大娃子和劉二的事總算罪受完了，小來順子和小娃子又都是她的了，她一頭傷心一頭歡喜就這麼哭了起來。劉二在想！窮人翻身的事，這趟總算在自己的身上清清楚楚的看到了，民主政府到底有心待自己，他想起自己老是怕開會就誤功夫，出伏心裏也不大樂意的事，覺平對不起大家，也對不起政府，他一頭懊悔一頭歡喜，也就這麼哭了起來。吃晚飯後，他還忙着把油燈剔剔亮，提進來順媽房裏，去照那新生的娃子，好好的看他一眼，他心裏說：『沒想到這娃子就真是自己的了。』來順媽看着他不好意思，就推說娃子怕燈亮，要他趕快走出去。

團圓酒

過了幾天，來順家請吃團圓酒，邀了鄉裏的幹部、親戚、四鄰，樓家的不用說都邀

在內的，坐上幾大桌子祇缺了一個樓志清。

大家吃着談着，有說有笑，有的還吹拳行令，怪熱鬧的，娃子們伏在板凳上吃飯，你給我一簇肉我給你一簇魚的玩着，劉二走出走進一張嘴不龍牙的笑臉，來順媽紮個頭巾坐在大門口，臉一陣紅一陣紅的喂娃子吃奶，小來順子叮住她滴溜轉，不住叫『媽媽』。

吃過酒趁親戚都在這裏，又議定幾件事：第一是來順媽姓樓還是姓劉的問題，大家說由她自己作主，來順媽說要姓樓，大家說：『這沒什麼了不起。姓樓就姓樓。』有個『婦抗』說該配來順媽娘家姓什麼她就姓什麼，她也笑着答允了。第二是劉二怎麼過的問題，大家議定看他高興，他既在樓家住慣了。就在樓家過也好，沒有那個有『條件』攔他走，就是劉二在小來順子手裏老死了，樓家也要把他當個自家人待，棺木壽衣照辦，第三財產分配劉二有沒有份，大家議定：『一根筷，兩半節』，劉二也可算是樓家的起家人。不問以後增加多少，劉二總有一份。第四娃子姓什麼的問題，議定跟劉二生的娃子，自然都姓劉。

接着許多到場的人，都替劉二高興，忙着恭喜他，劉二急着回禮，也不知鞠躬好，也不知作揖好。末了，福順老爹還提醒大家說：『我們今天吃到劉二和來順媽的團圓酒，也是吃我們貧人的團圓酒，往前像劉二來順媽這樣的人，那個想到他們會團圓！沒

錢沒勢的窮人，就是自己屁大的事就不由得你自己作主，現在到了新民主政府，世道變了，道理也變了，像志清這一惡霸就再也當不了家，也輪我們來吃劉二和來順媽的團圓酒了！你們看我多喝了幾杯酒講這歡喜話可對？」

這時，劉二忙笑着搶着回答他說：『託你老人家金口，一點不假！』隨着大家熱熱嘈嘈的就把話扯到窮人翻身團圓的事情上去了。

12

著者姓名

五

7

200

疾

Figure 1

Index

吉



2014-2015

72, 10-3007-2000 11-10-2000

09.18.18

82²¹

44711

2



63
-7

糾 紛

0.初版 佳.10000.

定價：170 元

44711